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9

大地与人类演进： 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法]吕西安·费弗尔 著 朗乃尔·巴泰龙 合作

高福进 任玉雪 侯洪颖 译 高福进 校

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013031995

K901.9
03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49

大地与人类演进： 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法]吕西安·费弗尔 著 朗乃尔·巴泰龙 合作

高福进 任玉雪 侯洪颖 译 高福进 校

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



K901.9
03



北航

C1639151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法)费弗尔著;
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2

(上海三联人经典书库/陈恒,黄韬主编)

ISBN 978-7-5426-3749-9

I. ①大… II. ①费…②高…③任…④侯… III. ①历史地
理学—研究 IV. ①K9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0890 号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著 者/[法]吕西安·费弗尔(合作者:[法]朗乃尔·巴泰龙)

译 者/高福进 任玉雪 侯洪颖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021-24175971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31.75

书 号/ISBN 978-7-5426-3749-9/K·170

定 价/68.00 元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据纽约 Alfred A.Knopf 出版社 1925 年
出版的 E.G.Mounford 和 J.H.Paxton 英译本译出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文明史^①

本丛书主要包括史前史和古代史,具体如下:

I. 总论和史前史

- * 《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里夫斯(W. H. R. Rivers)
- 《史前地球》(*The Earth Before History*) 佩里尔(E. Perrier)
- 《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an*) 摩尔根(J. de Morgan)
- 《语言:历史语言学引论》(*Languag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 范德里斯(J. Vendryes)
- 《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 费弗尔(L. Febvre)
- 《种族与历史》(*Race and History*) 皮塔特(E. Pittard)
- 《从部落到帝国》(*From Tribe to Empire*) 莫雷(A Moret)
- * 《女性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Woman's Place in Simple Societies*)
..... 马雷斯(J. L. Myres)
- * 《历史循环论》(*Cycles in History*) 马雷斯(J. L. Myres)
- * 《文化传播》(*The Diffusion of Culture*) 埃里奥特·史密斯(G. Elliot Smith)
- * 《符号的变迁》(*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麦肯齐(D. A. Mackenzie)
- * 《西方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齐尔德(V. G. Childe)

II. 早期帝国

- 《尼罗河与埃及文明》(*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莫雷(A Moret)
- * 《多姿多彩的古埃及象征主义》(*Colour Symbolism of Ancient Egypt*)
..... 麦肯齐(D. A. Mackenzie)
- 《迦勒底-亚述文明》(*Chaldaeo-Assyrian Civilization*) ... 达拉伯特(L. Delaporte)
- 《爱琴文明》(*The Aegean Civilization*) 格罗兹(G. Glotz)

* 前附星号的著作表示该著不属于的法文版《人类的进化》(*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本著隶属于该系列第一部分之四)系列,该系列由《历史综合杂志》编辑(*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亨利·贝尔先生所主持。

系列全部目录清单可见于本卷卷末。

① 本页为中译本所据英译文原内封第2页,因与英译本序言相关(见“英译本序”注①),故刊印。——出版者

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

记得十年前，我曾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其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要研究那些重大的史学流派，研究体现某一时期史学发展潮流与方向的史学流派，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折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程。”^①

当时也不曾留意，不过在多年后，偶尔重读这段话，仿佛好像当初是给吕西安·费弗尔及其年鉴学派^②“量身定做”的。是的，时代给历史学家赋予怎样的使命，而历史学家又如何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回应自己的时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的，也是现实的命题^③，给当今中国史学界提出了一个既常谈而又可出新的题目，令

① 这段话初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现该书已出至第三版。

② 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被公认为是年鉴派的创始者，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它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费弗尔和布洛赫被视为该派第一代代表，迄今业已四代。

③ 参见《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首栏“史学·史学与时代”之主编按语。

吾侪深思不已。我想，个人尚不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只能借助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大作《大地和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以下简称《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在我国问世之际^①，就其作而引发的著者关于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略说一二，或可以此为上述命题作注。

一、谁人能望其项背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河山之恋”是借用我国历史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书名而得来。念海先生把他在地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合辑至七集，取名《河山集》^②而不移名，可见他对“河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的那份执著、那份眷恋，倘用“河山之恋”来形容这种执著和眷恋，那是再确切不过的了。说来有趣，史念海先生的姓氏也隐喻着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一个“念”字更是昭示他对“海”（演衍为“河山”），即对地理环境研究的那种矢志不渝和锲而不舍的真情。这里用来移之吕西安·费弗尔及年鉴学派对地理环境的研究也是恰如其分的。

已记不得是谁了，曾用这样的令人难忘的语言描绘过当今国际史坛的法国年鉴学派：^③

它（年鉴学派）像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却使世界史学改变了方向！

① 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等译，人文经典书库之一，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② 史念海：《河山集》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年；三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从初集问世至第七集出版，其时间跨度整整过去了 36 年。

③ 关于年鉴学派的一般论述，可参见下列两书：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 年版；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是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在法国东北部边陲地区,创办了一份新杂志,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真如同“一只小小的玩具船”,怎么看也不起眼。然而,年鉴学派的建树却“不可逆转”!它的第三代传人勒胡瓦拉杜里在世纪末曾充满自信地这样说过。确实这样,年鉴学派已从开始时被人形容为“一只小小的玩具船”,成为一艘巨轮,一艘在大海中劈波斩浪,引领、驾驭现当代世界史学潮流的巨轮。总之,年鉴学派回应了自己的时代,横空出世,为世界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托雅诺维奇所指出的那样:“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①

是的,谁人能望其项背?!于是,人们不由想起先行者的业绩,渴望能听到他们的驼铃,发现他们的足迹,以迈步进入史学的新天地。这先行者便是《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一书的著者吕西安·费弗尔(L. Febvre, 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

费弗尔生于弗朗什-孔泰,曾就读于在当时法国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11年,他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题目是:《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此书出版后他新作纷出,如有本书(《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1922)、《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拉伯雷的宗教》(1942)等等。1912年,他被任命为第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1920年,他与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相遇,他们从相知、相识并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一直在那里“并肩战斗”了13年。1933年,费弗尔前往声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就任教授,三年后,布洛赫也被巴黎大学聘为教授。然而这13年,无论对年鉴学派的奠基和发展,还是对他们两人日后学术的前程,都是至关重要的。

① T.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1976, p. 235.

二、在学术丰碑上

说起费弗尔的史学遗产，可谓广博而又丰赡。不过，我以为，他在总体史的构架上，致力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在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精神状态史领域的研究，最有成就，也最有特色。

费弗尔对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从他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这大概是他早年的兴趣之所在。从20年代后半期，他逐渐移向，关注起各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集体的心理，开创了法国心态史学的研究。这里就本文题旨，着重说的是前者，即他对地理学的兴趣，进而对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深入思考。

说起费弗尔的这个贡献，必须提到费弗尔的前辈亨利·贝尔(H. Berr, 1863~1954年)。贝尔于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是批判传统史学的“前沿阵地”，曾被费弗尔形容为被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于1920年主编一套百卷本名为《人类的演进》大型历史丛书，明确指出“大地与人类成为必要的研究目标”。就费弗尔个人而言，他不仅在《历史综合杂志》上不断撰文，发表自己的论见，而且还应贝尔之邀在《人类的演进》丛书中撰写了这部《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确实从他们的前辈主办的杂志与丛书那里摄取养料，作为学生辈的费弗尔在贝尔八十岁诞辰之际，深情地说，是贝尔哺育了他，是老师哺育了年鉴学派。的确，贝尔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倡导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等主张，对年鉴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可认为是年鉴学派史学诞生的学术前提。

费弗尔确实不负师托，终于以出色的成果，于1922年出版了《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并成为贝尔主编的《人类的演进》这一系列最出色的一部作品。贝尔对费弗尔的这部大作也颇为欣赏，厚爱有加，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充满了褒词，兹撷拾几段如下：

贝尔指出：

“我们发现，本书围绕着中心论题，向我们展示了何等丰富的思想！该书既无偏见又具有个性特征。它生动有趣，作者展示出的激情也使我们由衷地认同大师们的观点，后者正是其思想的灵感之源。”这是就该书的内容及特点而言。

在另一处，他又这样写道：

“人类需要立足之地，以便从中开始其利用自然资源之尝试，并重塑大自然——山脉、平原、河谷、海岸、岛屿、绿洲，而吕西安·费弗尔先生通过精妙的分析，进行了极为全面的论证，这些论证与史实相符，也异常雄辩而敏锐。”

这是就该书的“叙史艺术”而言。

贝尔对《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作者的治学态度，多有表彰，这样赞道：

“出于科学的准确性之考虑，吕西安·费弗尔将其研究专题明确限于一定范域之内。关于环境对于人类身体和精神的直接作用这一观点，他并不否认，但也不赞同；他只是将自己的研究专题与其他所有专题严格地区分开来。”^①

好了，还是请读者诸君静下心来读一下费弗尔这部被贝尔赞不绝口的名著吧，尔后方知贝尔对该书的褒奖并非虚言。的确，在这样一部内容宏丰、论述精到的大作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淡定，慢慢地阅读，细细地品味。书我两心知，时光在静静地流逝，读着，读着，那书中的点点滴滴，从宏论要旨到叙史艺术，如叮咚的水声，潺潺流过，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师的那种睿智，那种深邃……

至于说到《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之要旨，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而言，我个人认为该书作者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地理环境。在人类与地理环境两者相互的关系中，必须看到后者的重要作用，但他反对地理

① 上述所引贝尔论述，均见贝尔的序言，载吕西安·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一书，高福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不再一一注明。

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

环境决定论，始终认定人是地理环境的主宰者与改变者。进言之，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人总是会不断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乃至重大的影响，但人类有其主观能动性，用贝尔在为该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天生拥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进取精神”，人类“生命演进的历史就是积极适应环境的历史”，费弗尔在他的书中以其浓笔重墨体现了贝尔之见，这当然也是该书作者的基本理念。

简言之，在该书中，他对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诸如山脉、平原、河流、海岸、岛屿、绿洲等等，诸如地形、气候、土壤、交通等等，都逃不过他那关注的目光与认真的思考，在字里行间中，显示出了痴迷的“河山之恋”。那丰赡高远的理想，情真意切的阐述，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前书出版十年之后，又写出了《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以下简称《莱茵河》），以浓厚的“莱茵情怀”，追溯了莱茵河的历史和现状，在该书“结束语”中深情地写道：“从人类历史初期直至现代文明的繁荣时期，莱茵河的巨大特征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民族的激情无法摧毁这一特征，因为它不顾各个民族的意愿，把自己镌刻在每一个世纪中，镌刻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与事业中。这个特征就在于：莱茵河是一条密切联系和促进相互接近的河流。”又进而指出：“历史就这样继续着，尽管存在着政治仇恨与冲突，莱茵河依然是一条联合各个民族的河流。”^①费弗尔的“河山之恋”，透过他的《莱茵河》，情不自禁地流露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们进而看到，费弗尔在《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中致力和强调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亦即历史学家必须同时从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演进问题，这对法国新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正如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所指出的，吕西安·费弗尔“在其《地球和人类

^① 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新史学译丛），许龙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又该书已被商务印书馆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0年12月版。

演进：历史学引进地理学》（即《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引者）一书中开创了新史学对空间、时间进行同时研究的先例”，并“指出了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这种结合”。^① 美国著名史学史家伊格尔斯也认为：“地理学是年鉴派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但那永远都是关切着文化与物理空间双方相互作用的‘人文地理学’。”^② 此见与勒高夫之论正不谋而合。

三、“河山之恋”与人文情怀

在费弗尔倡导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结合，或者是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中，显示出他的（也是年鉴学派的）学术个性与追求，这就是“河山之恋”与历史学家的人文情怀的紧密结合。

时下，人文情怀之词频出，夥矣。这或许是时代的需求，现实的呐喊，培养国人的人文情怀，不只是历史学家之职责，更是全社会的任务。界定何谓人文情怀，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我个人看来，人文情怀的基本出发点是关注人、人类自身的历史及其未来；尊重人，维护人的尊严，敬畏生命；世界感情，无私的爱的奉献。惟其如此，它才能穿越时空，对接古今，在现时代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时下媒体推出的“感动中国人物”，在收看他们的事迹后，常使大众潸然泪下，感动不已，这就是人文情怀以及它所具有的不朽的魅力。

简言之，人文情怀聚焦在人，这与费弗尔的史识是相通的。他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者思想的科学。”^③ 他于20年代末逐渐转向于人类的精神状态史领域的研究，其意在于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在他看来人就是历史的生命。当然，从这一论见出发，费弗尔开辟出了一条新的

① J. 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②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③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学而战斗》，1953年法文版，第12页。

总体史道路，在此不容详论。

有了上述之叙，我们就可以对费弗尔的“河山之恋”与人文情怀的紧密结合作一点补白了。

正如前述，费弗尔的《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其核心思想是历史过程中的人，在该书百般看重人的能动作用的同时，我们显然发现，费弗尔在叙述到地理环境时，他也许更强调的是地理环境的人文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非纯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恰如贝尔所说的，他着眼于“人文地理学”。在殷殷的“河山之恋”中，让我们看到了切切的人文情怀。

比起前书，费弗尔在《莱茵河》一书中，对这两者的结合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在他心目中，“莱茵河犹如一个人”，“站在眼前的一位交往已久的老友”，他甚至称这条古老的欧洲河流为“莱茵河老爹”。^①在他那种“拟人化”的笔墨中，借“河”抒“怀”，分明让我们从该书中强烈地感受到它所迸发出来的人文情怀。

费弗尔的“河山之恋”与人文情怀的精密结合，在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那里，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布罗代尔在他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也把地中海“拟人化”，视为一个“颇不寻常的人物”。在他的笔下，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海洋，而是一位激情满怀和有鲜活生命的历史人物，甚至是一位“形影相依”的伴侣^②。在难以泯灭的“地中海的记忆”中，作者吟诵“赞美海洋吧”^③的词句，从而显示出了他那强

① 吕西安·费弗尔：《莱茵河：历史、神化和现实》，第208页。

② 在布罗代尔的妻子、保罗·布罗代尔的《布罗代尔的精神源流：一则见证》一文中，她回忆当年布罗代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是的，在那些年里，我凝神沉思，与地中海形影相依。”“在那些年里”其背景是指二战时，他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里，历时六载、忘我地在撰写他的《地中海》。此文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92年第1期，该文是保罗·布罗代尔出席1991年10月在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届布罗代尔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

烈的人文情怀和为学术而忘我的献身精神。

四、“河山之恋”与民族传统

如今,法国年鉴学派已走向世界,享誉国际史坛,然而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尽管年鉴学派已经赢得了国际的重视,但它始终保持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深深植根于法国的学术传统。”^①的确,年鉴学派对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法国民族的学术传统中,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法国思想家、史学家等学术遗产中,从让·波丹(本书译为博丹)、孟德斯鸠、米什莱、德·拉布拉什(亦即本书所译的维达尔·德·拉·白兰士)等前辈那里汲取营养,传承发扬。

让·波丹(Jean Bodin, 1530~1596年),被称为16世纪的孟德斯鸠,他在这方面的认识,见之于他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在他看来,地理环境是决定人类多样性的原因,比如赤道以南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人们,由于气候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体格、习性、处事等方面的差异;他从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他新的历史分期法:首先是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他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孟德斯鸠的思想,成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先驱者。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年)在其名作《论法的精神》中,阐发了法律、制度等与地理环境(气候、土壤等)之间的关系。他的许多论述,如气候对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土壤不仅同居民的性格还对政制产生相当密切的依赖关系等诸多论述,都似曾相识,让我们可以看出他与波丹之间的思想联系,至此,“地理环境决定论”已打上了孟氏的标记。由此可以看出,费弗尔与前述两人的学术链接,但其基本观点与他们是相

^①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悖的。

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年)是费弗尔所一直仰慕的前辈史家,在人类与地理环境的论述中,他不同于让·波丹和孟德斯鸠,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在法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人”,^①他在《法国通史》中的相关论述,深刻影响了费弗尔和布罗代尔。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米什莱作为西方散文名家,沉醉于地理环境与自然风物的描绘,尤擅长于在湖光山色的描写中,关注人和人类的前途,认为“人就是他自己的普罗米修斯”^②,显然这些思想也无不在费弗尔等后辈那里留下了踪影。

德·拉布拉什(De La Blache 1845~1918年)是位出色的地理学家,他曾创办《地理学年鉴》,是费弗尔早年在巴黎高师求学时的老师。他致力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否认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活方式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地理环境的单一因素所左右,这些真知灼见对费弗尔的人文地理学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他的努力下,法国人文地理学取得了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辟的这一地理学道路必然导向追寻时间的深度,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古贝尔和勒胡瓦拉杜里,这一道路展示了其丰富性和深刻性,并成为当代法国史学主流的一个传统”。^③

由上可见,费弗尔的“河山之恋”有其悠久的法兰西民族的和学术的文化传统,就像我文首所说的,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河山之恋”与时代使命

年鉴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诞生的,如同其他新事物一样,它不可能是突然生成的,如果把费弗尔及年鉴学派放在他那个时

①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23页。

② 转见儒勒·米什莱:《米什莱散文选》译后记,徐知免译,1995年版,第307页。

③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前引书,第141—142页。